陈云“抄底”买黄金

黄金储备，指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或影响汇率水平，作为金融资产持有的黄金。它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际资信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文革”后期，陈云敏锐地意识到并把握住国际金融市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推动中国政府大量增加黄金储备，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为新时期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准备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国际金融形势动荡

历史上每逢政治和金融局势动荡，就会出现抢购黄金的浪潮。在国际金融动荡、美元同黄金脱钩而且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当时，陈云多次建议，将手里的外汇多买些黄金储备起来。他指出：“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的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1972年4月，陈云参加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制订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1973年7月27日、28日和8月4日，陈云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外贸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指出：“战后初期，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内搞赤字预算，对外搞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成为‘五保户’。后来，‘五保户’变成‘暴发户’，800亿欧洲美元到处‘攻’，美元贬值，危机发生，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糊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圆券相比是错误的。那时国民党已无生产基础，而现在美国的生产力仍占全世界的30%。美国已开始干预美元的下跌，对此要充分注意。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即生产过剩，现在关于货币危机的文章都没有说到点上。”

建议增加黄金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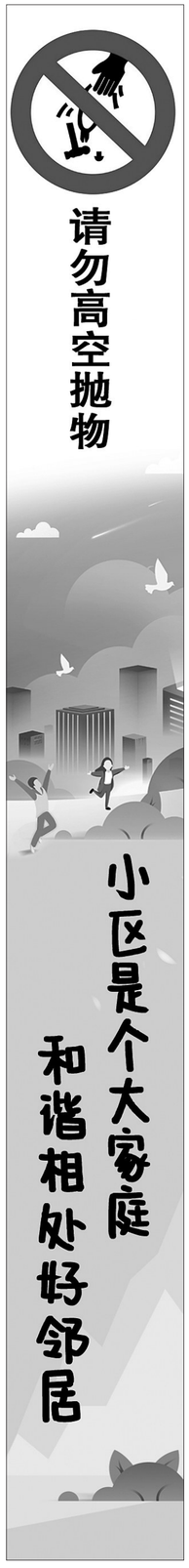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符合实际，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国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

1973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6月，陈云经过全面的了解和慎重的思考，提出应该把中国当时存在瑞士银行的一批外汇拿出来买黄金保值。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1973年，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陈云在1983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1987年12月18日，陈云在同胡启立谈话时指出：“1981年，我说国家有120多亿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1983年，我又提出中国这么大，有几百吨黄金储备不算多。但那时对这些外汇和黄金觉得烫手，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项历史决策，其作用往往影响很深远。随着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愈加显示出陈云为中国黄金储备增加所作出的正确判断。

（摘自《党史博览》 陈渊/文）



历史上的金价周期

近半年多以来，一路暴涨的黄金令人目瞪口呆。拨开历史的迷雾，就会发现黄金价格有一定的周期波动，而世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也会加剧黄金市场价格波动。

三个货币体系时代

黄金参与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近200年的事。迄今为止，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时代。

在现代社会，最早的成体系的金本位制（将纸币与黄金的价值挂钩）出现在英国，它作为世界上最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于1821年前后采用了金本位制度，后来各国纷纷采用了金本位制。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这次会上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会议是在布雷顿森林举行的，所以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之所以从金本位制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在经过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非常强势；而且，当时美国拥有全球3/4的黄金储备和强大的军事实力。

1968年，美国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美元危机，当时正值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当中，世界人民抗议、反战情绪强烈。半个多月里，美国的黄金储备流出了14亿美元。1971年8月，在第一次美元危机的冲击下，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解体。

1976年1月签订的“牙买加协议”规定，各国货币不再规定含金量，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平价定值的标准。黄金非货币化进程由此启动，这就是所谓的牙买加体系时代。

从“熊市”至上升

1979年国际形势剧烈动荡，接连发生了美国在伊朗的人质危机，以及苏联出兵阿富汗等事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1月18日，国际黄金价格达到每盎司850美元，创下当时国际黄金市场的历史最高价。从1968年到1980年的12年间，国际金价平均每年升幅超过30%。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世界经济保持了较低通胀和较快增长，黄金的保值和避险作用下降，黄金价格也随之下跌。1980年1月，国际黄金价格暴涨至历史最高点之后，一直呈下行趋势。2001年初，国际黄金价格下跌到每盎司255.95美元。这个阶段也被称作国际黄金的“20年大熊市”。

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使黄金的保值和避险功能又重新受到重视，国际黄金市场结束持续20年的熊市，步入上升通道。

2007年，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31%。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金价更是迅猛攀升，直到2012年最高点突破每盎司1900美元。

金价的波动规律

黄金的长期价格是由国际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短期价格则会受许多经济和政治因素影响。

在1974年到1975年、1978年到1980年间，由于全球范围内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使得各主要国家货币相对贬值，动摇了人们对持有货币的信心，由此掀起了一股抢购黄金的风潮，金价随之迅速高涨。

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影响黄金价格的深层原因。印度曾是世界黄金最大的消费国（最新数据是中国），南非是世界黄金最大的生产国，这几个国家需求和供应的变化会给国际金价的走向带来一定影响。

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除了以上宏观或微观经济因素外，也不排除“人为操作”的原因。比如，1980年每盎司850美元的历史价格并不是真实的黄金价值体现，而只能说是一种“泡沫价格”或“虚假价格”，这种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市场规律，充满了投机色彩。

黄金价格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们的心理预期。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动荡，大宗商品市场面临美联储加息、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多重变量叠加，金价仍维持高位。

（摘自《新民周刊》2024年第12期）

2023年全球国防预算创新高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称，2023年全球国防预算达到2.443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连续第九年增加，且同比增长6.8%，增幅为2009年以来最高。其中，欧洲、亚洲和大洋洲以及中东地区军费开支增幅尤为明显。报告认为，军费开支空前增长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局势恶化的直接反映。

美国军费开支高达9160亿美元，同比增长2.3%，占全球军费开支的37%，在北约军费总支出中占68%。此外，大多数欧洲北约成员国都增加了军费开支，其在北约军费总支出中所占份额为28%，创十年来最高水平。2023年，俄罗斯军费开支达1090亿美元，同比增长24%，约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5%。报告称，尽管油气收入下降，但俄军费开支仍提振了经济，其经济表现超出各方预期。

报告还显示，2023年，乌克兰军费开支为648亿美元，同比增长51%，排名全球第八位。乌军费开支占其GDP的37%，占政府开支的58%。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国防工业武器弹药等订单量激增，美对乌军事援助以及欧洲军火订单的利益均流向美国国防工业。

报道称，仅2022年9月至2023年9月，在美国800多亿美元的军火交易中，约500亿美元军火流向欧洲，该交易规模是历史正常水平的5倍多。俄“军事观察网”称，全球军费开支连年上涨，关键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维护霸权和地缘政治利益，不断在世界各地挑动冲突，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作出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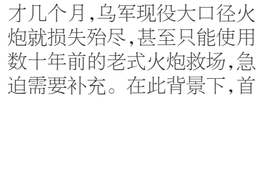
（综合澎湃新闻、环球网）

美众院通过950亿美元援外法案

经过长达数月的激烈谈判、美国盟友的施压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再请求，美国众议院4月20日通过了价值950亿美元的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其中近610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260亿美元用于支持以色列。美联社称，除了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美国还将提供超过80亿美元用于“帮助印太地区的盟友以及应对中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列举道，其中33亿美元用于发展潜艇基础设施，20亿美元用于为台湾地区和其他美国关键盟友提供军事融资，19亿美元用于为台湾等伙伴提供军事服务。（据中新社4.22讯）

俄乌冲突中黯然退场的明星武器

持续了两年多的俄乌冲突客观上也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先进装备的测试场，不少此前声名显赫的明星武器没有能经受住战场的考验，最终黯然退场。



“弹簧刀”巡飞弹基本上被替代

俄乌冲突爆发后不到一个月，五角大楼就批准了美国宇航环境公司向乌克兰供应“弹簧刀”系列巡飞弹。当时美国媒体吹嘘这款“背包里的无人机”兼具无人机和导弹特征，能监视、侦察和打击俄军车辆等机动目标，是“战场规则改变者”。

乌克兰的前线士兵发现，这些美国无人机其实很脆弱，无法抵抗俄罗斯的信号干扰和GPS屏蔽技术。“它们有时无法起飞，有时不能完成任务，有时无法返航”。更糟糕的是，乌克兰前线人员、乌克兰政府官员和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均表示，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往往价格贵、故障多、维修难。他们根本负担不起。因此乌克兰只能依靠民用零件自行组装可携带爆炸物的小型低成本无人机。例如乌军使用的穿越机造价只有几百美元，它们基本已完全替代了“弹簧刀”的作用。

M777榴弹炮在炮战中明显吃亏

另一种在俄乌冲突中昙花一现的先进武器是美制M777榴弹炮。俄乌冲突爆发才几个月，乌军现役大口径火炮就损失殆尽，甚至只能使用数十年前的老式火炮救场，急迫需要补充。在此背景下，首批援助乌克兰的M777榴弹炮被当成了“战场救星”。但乌军很快就发现，这种火炮远非美军吹嘘的那么厉害。糟糕的是，M777射程比俄军同类型火炮更近，因此在炮战中明显吃亏。在距离前线40公里的作战区域，无人机已经成为火炮的威胁。美军统计显示，乌克兰获得的约200门M777榴弹炮已经损失了2/3。

“铠甲”防空系统不是“无人机克星”

俄军在战场表现拉胯的明星武器也不在少数，俄军防空系统也因糟糕的战绩而名声大损。最典型的当属“铠甲”系列防空系统了。号称可以拦截直升机、火箭弹、无人机、巡航导弹等各种空中目标。俄军陆续研制和装备了“铠甲-S1”“铠甲-S2”“铠甲-SM”“铠甲-SM-SV”等多个型号，并出口到多个国家。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乌军被迫出动从土耳其进口的TB-2武装无人机对俄军后勤车队发动进攻，试图迟滞俄军攻势。当时就连西方观察家都认为，这种非隐形的慢速无人机在“铠甲”防空系统面前基本没有生存机会，但实战结果却是俄军车队接连遭到攻击，就连被摧毁的“铠甲”防空系统也不在少数。俄媒认为，“铠甲”系统的电子设备性能有限，配备的防空导弹难以应对现代导弹。

有些明星装备只是“使用不当”

在俄乌战场上表现不佳的各种明星装备，也并非完全都是因为它们的性能存在缺陷，更多情况是被错误投入到了不适当的作战环境。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双方的主战坦克。无论是俄军的T-90和T-80系列坦克，还是西方援助的“豹2”“挑战者2”和M1A1坦克，它们几乎没有机会展现其火力或机动性，而是在无人机和巡飞弹的战场新威胁面前被动挨打。

俄军曾在俄乌冲突初期尝试大规模使用卡-52、米格-28等先进的武装直升机，但它们随即在乌军地面防空导弹面前损失惨重。英国国防部认为，在俄乌爆发冲突的前8个月，俄军损失的卡-52武装直升机的数量已占俄军装备该机总数的1/4。后来，俄军武装直升机改变了战法，主要是利用反坦克导弹对乌军目标进行远程“点名”，美国军事专家彼得·苏休评价道，卡-52对乌军的打击如同“超级猛兽”。（摘自《环球时报》4.20）

首次！AI驾驶战机与人类飞行员空战

当地时间4月19日，美国国防部领导下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宣布，世界上首次人工智能（AI）驾驶的战斗机与人类驾驶的战斗机之间的空战，于去年秋季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上空进行。

参加这场空战的是两架F-16战斗机。其中一架战斗机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操控；另一架则是由AI系统控制——它是一架经过特殊改装的F-16，被赋予了新的名字X-62A或VISTA。据悉，在空战测试中，VISTA战斗机首先采取防御飞行姿态，随后逐渐转为进攻。两架战斗机的速度达到每小时1200英里（约1931.2公里），而两机之间的距离，最近时仅仅只有600米。

DARP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空战代表了“航空航天史上的一个变革时刻”，但没有透露哪架飞机赢得胜利。这场空战，是DARPA“空战进化”项目的一部分。“空战进化”计划已进行了4年。AI的训练并非简单地输入飞行员的对抗报告，而是通过运行数十亿次模拟来自主学习如何在各种飞行条件和任务要求下操控飞机。

据介绍，在飞行过程中，AI算法依赖“分析历史数据”来迅速做出决策。在地面模拟器的多年测试中，这一AI算法展现出强大的性能。2020年5次模拟对抗中，AI驾驶员均击败了人类飞行员。2022年，AI系统在VISTA上进行了非空战飞行测试，成功完成了21次任务，顺利进入真实空战测试阶段。（据红星新闻）